

婚恋家庭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对魏艳艳表示出特别的好感

“是要找工作的。可是我哥不是当官的吗？给我安排个好单位上班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去招聘市场？”魏艳艳瞪大眼，难以置信地看着顾小影，“嫂子，那里都是没本事的人和不入流的单位才要去的地方。我哥那么有本事，我还需要去那种地方吗？”

顾小影听完这话险些休克，过好久才回过神来，一边克制自己想要磨牙的冲动一边说：“你哥没你想象的那么有本事。再说这里是省会，研究生都一抓一大把，本科生毕业即失业，人才招聘市场也是撞大运，吃完早饭我陪你去撞撞试试吧。”“一抓一大把？”魏艳艳想不明白，“那嫂子你不就是研究生？你怎么还能在大学里当老师呢？我哥就没帮忙？他不帮忙，你能饶了他？”

顾小影真要磨牙了，深深吸口气才说：“艳艳，你哥不是机器猫，没法给你变出很多机会来，你总要靠你自己，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知道吗？”“不是的！”魏艳艳突然涨红脸，义正词严地辩论，“嫂子你说得不对！我们同学的爸爸就是当官的，他就可以进银行！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要是公平，我就不用来找我哥了！”“哦——我明白了。”顾小影点点头，“艳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你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获取一个不错的岗位，因为你本身也是很有实力的，对不对？”“对！”魏艳艳重重地点头，眼睛死死盯着顾小影。“那么，艳艳你告诉我，你大专也快要读完了，你们学校应该组织你们参加过本科自学考试吧？三年过去了，你通过了几门？或者说，你还有几门没有通过？”顾小影抱着胳膊，好整以暇地看着魏艳艳。“还有……四门……”魏艳艳的脸色终于彻底青了，两汪泪水在眼眶里盘旋。

顾小影起身，在走出房间前回头看了看魏艳艳，目光平静，“妹妹，远的不说，就说你哥哥，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能走到今天，靠的不仅仅是机遇，还有勤奋。说白了，就算有门路的人会有更好的机会，但只要你真正优秀，那也未必没有机会。可能我这么说有些犀利了，但你总要知道，所有那些成功的人，都是对自己有正确认知的人。”

魏艳艳张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顾小影看着魏艳艳的表情，微微一笑：“起床吧，早饭有烤面包片，吃完饭我们再去验证一下——看看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在彼此都没有门路的人群中间，你是不是足够优秀。”

结果当然是可以预见的——三月，正是毕业生求职的黄金季节，并不宽敞的人才市场里人头攒动。顾小影带着魏艳艳挤进去，一路上不知道被踩了多少脚，但跑一大圈下来，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对魏艳艳表示出特别的好感。

魏艳艳满脸气愤和不甘心，站在人才市场的门厅里发牢骚：“太不尊重人了，简历连看都不看，就那么往身后的箱子里一丢。好不容易有看简历的，听说你是大生，差点把白眼球都翻出来。还有那是哪家公司的主管啊，四十多岁的女人那么妖里妖气的，还捏着嗓子说什么‘我们公司还是倾向于招收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才’……真是人才怎么会到这里来？早就被猎头公司挖走了好不好！”

顾小影站在旁边，懒得说话，只是拿一张宣传单当扇子，拼命扇着——这年春天真奇怪，才三月份就有近二十度的高温，顾小影穿着厚毛衣，感觉自己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在渗水。

魏艳艳越说越生气，转身拉同盟军：“嫂子，你说他们都要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不愿意招新人，那像我们这样的毕业生还能找到工作吗？那不就等于机会是零？”“我想工作经历是参考条件，但是对很多公司来说，应该不会仅仅盯着这个参考条件不放。”顾小影不紧不慢，一边扇凉风一边闲闲地答，“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机会，都是属于真正优秀的极少数人的。对于这种人来说，最难的不是找工作，而是如何从多个不错的工作中挑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但是对于不优秀的人来说，到处都是绝路。”

“我知道，嫂子你是要我说我就是那个不优秀的。”魏艳艳说着说着又扁扁嘴要哭，“可是我妈说只要找到我哥就有活路了，我没想到嫂子你不喜欢我……”

“停！打住！”顾小影头大，“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喜欢你了？我是说我们要端正目标……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应该从基层做起，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哪怕苦一些、工作不稳定，可总归是个锻炼。但如果你想一步登天，这不现实！”

“可是我妈说——”魏艳艳哭丧着脸，又要搬出她妈。顾小影又快疯了，真不知道这妈是怎么给女儿洗脑的，好在手机响起来，顾小影庆幸地一边拿手机一边给魏艳艳做手势，让她安静。

名人有约

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闺女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  
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孩子就是“第三者”，坚决不能要。

结婚以后，我和哈文恣意享受着二人世界。宿舍里从不开伙。白天在外面，下馆子，哪儿好吃奔哪儿去，为餐饮业做了不少贡献。晚上回来，想看录像看录像，想打牌打牌，想约朋友约朋友，想睡觉睡觉。

最大的爱好之一，是俩人并排坐阳台上听隔壁家两口子吵架。说是吵，其实只有一个愤怒的女声：“你放手！放手我不打你！”第二天一问，原来是男的跟食堂里的服务员多说了两句话。这位大哥还是我们央视的顾问，在家被老婆连顾带问，日子过得没我快乐。

我们的生活，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老觉着没玩儿够，共同抵制“第三者”，一抵制就是10年。

直到有一天，哈文特认真地跟我说：“你不觉得屋里挺冷清吗？”“嗯？怎么冷清了？不是玩儿挺好吗？”我警惕地盯着她。“要不，咱要个孩子？”哦……要孩子啊？我挠挠头，沉思半晌，最后横下一条心。“行，零件齐备，咱现在就搭流水线，制造开始！”

没过多久，哈文告诉我：“有了。”哟，挺快哈？机器好使！好家伙，我奔超市，买果汁，买话梅，买酸奶，买一切孕妇爱吃的东西。买回来往哈文面前一推，“老婆，可劲儿吃！”

2001年11月10日午夜，怀着说不清楚的心情——惶恐，期待，忏悔，都有点儿，我写下了第一篇“宝宝日记”。

一个生命的孕育是那么神奇。据说直到现在，许多大学问家也无法解释清楚。人，真是了不起的物种，真是和别的动物不同。因为人的后代会逐渐形成

思想并思考问题，而且定会超过前人。感叹之余，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她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再次目击自己的成长历程。除了爱，只剩下焦急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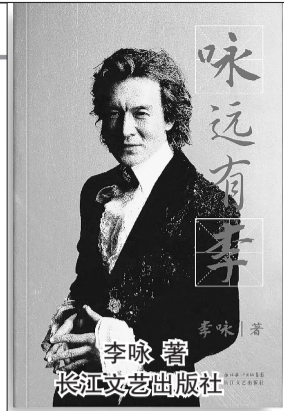
一开始写，就停不下来了，期待是一天一天紧跟着脚儿的。每天，无论我在北京，在外地，睡觉前，还是路途中，我都会和小宝宝絮叨几句。文章开头千篇一律：“亲爱的小宝贝，你好吗？”

最初，多是抒发初为人父的焦虑、惶然，为自己这么多年抵制“它”的到来而忏悔，就怕将来有一天他（她）妈把不住嘴说出来。后来便成了流水账。大到中东战事，巴以纷争，小到和哈文的一次口角，或春节前的家庭大扫除。甚至工作中的不顺心也要讲一讲，譬如对长官有啥意见，有啥看法，今天谁欺负我了，替你老爸记着他！

有时候在外地出差，睡不着，凌晨4点多还要写上一篇。有时候写了两三篇都不过瘾，后面还附一篇。有时候在家里，晚上做完胎教，哈文先睡了，隔一会儿就叫我帮她翻个身。我等着伺候她老人家，又没其他事做，也用写日记来打发时间。每一篇都记着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我怕这些事儿自己老了以后忘了。

宝宝的日记本是好友杨惠珊送的。杨惠珊曾是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后，20年前和丈夫共同建立“琉璃工坊”，投入中国现代琉璃艺术。在上海时，我常常光顾她的咖啡厅“透明思考”。

我们住的单身宿舍只有11平方米。一想到要当爸爸了，要养家，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生活，我就觉得肩上担子挺沉。于是我开始拼命到外地演出，不久以后给了个词儿，这叫“走穴”。哈文大着肚子，无数次在首都机场接我，送我。最惨的一次，我所有的现金、证件、



银行卡、演出税单，还有哈文送我的钱包，都丢了。很辛苦，但是除了那个钱包，我都不介意。

和其他孕妇相比，哈文的肚子一直不算大，看上去尖尖的，胎心强劲有力。参考了方方面面的说法，对比各种数据指征，我们认为肚子里是个男孩儿。小衣服小玩具，也都是按男孩儿准备的。我把宝宝的胎心录下来了，没事儿就趴在被窝里听，老觉得“它”在叫我。

有一天，例行B超检查，男士止步。我跟妇产科主任挺熟，就揣着DV混进去了，对着显示屏一通乱拍。

医院有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不许告诉男女孩儿。可咱是“名人”啊，可以破回例。况且我信心十足，问，也不过就是证实一下。我边拍边问：“是男孩儿吧？”B超室主任对着屏幕仔细看了一会儿，回答：“闺女。”“啥？闺女？”我和哈文面面相觑，半天缓不过神儿来。

记得那是2002年3月20日，北京下了第一场沙尘暴，整个世界都是昏黄的。回到家里，我们一下午不说话，也不开手机，看着婴儿床上那些蓝色、黄色的小衣服发呆。直到晚上天黑透了，我打开灯，扒拉一下哈文，“老婆，你看着我，看着我的脸。”“看什么呀？”她很不耐烦。“你说就我这脸，扎俩小辫儿，那得什么样儿啊？闺女长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

商战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罗邦股票终于大爆发了

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他们就签订了协议：由赵云狄负责的金鼎投资公司2.5元收王雨农三分之一的罗邦，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仓位签订锁仓协议，所有仓位账户和密码由赵云狄和第三方营业部共同监管。出仓时，由赵云狄统一布置。

罗邦股票经过这番波折后，借大盘上涨之机，趁机发动了攻势凌厉的上攻行情，很快恢复了前期七元的高点，现在又到了八元整数关的关口。

股价拉到这个位置，赵云狄自有资金已然告罄，好在有许多营业部和地下钱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让他们通过抵押股票来融资。所以，资金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断通过抵押股票来融资，将会使资金链形成倒金字塔，命系罗邦股票股价于一线。一旦，哪个环节出现漏网，罗邦股价就会陷入雪崩，赵云狄和他的金鼎投资公司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林康将自己的担心给赵云狄说了，赵云狄也点点头说：“我知道。现在还没有到目标位，到目标位后，我们再出货。”同时他也叮嘱林康要多注意王雨农那边，不要让他耍什么阴谋诡计。林康点点头，说道：“我会看好王雨农。”

在林康刚走出门时，赵云狄又将他叫回，忧心忡忡地说：“我感觉怪怪的，你

查一查王雨农那部分锁仓的罗邦股票，看看是否还在？万一他们偷偷出了货，再捅我们一刀，那就麻烦了。”

“嗯。”林康答应一声，立刻去了相关的营业部，查看完账户后，打电话告诉赵云狄，一切正常。赵云狄听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才安定下来。

罗邦股票接连发布利好，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接连展开收购行动，坊间里甚至流传着罗邦公司准备将集团内的几家业绩优良，赢利突出的公司注入罗邦。

在半年报出来时，各种利好叠积在一起，罗邦股票终于大爆发了，各路资金纷纷抢筹，整个市场都在谈论罗邦股票，以前人们见面时都问：“你吃了没？”现在见面时则问：“你买罗邦了吗？”没买的人垂头丧气，买的人兴高采烈。更有大胆的股评家和庄托们在电视和报纸上大胆预测：“罗邦股票能到50元！”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罗邦股份竟然摸高到40元，也达到了赵云狄当初设计的目标位。这段时间，各路资金狂热地跟进罗邦，看着罗邦不断推高的股价，赵云狄心里升腾出无言的快感。他打电话告诉他们共同监管罗邦股票的第三方营业部，不允许王雨农他们卖出一手罗邦，只有自己的仓位与他们持平，才允许卖。这也是赵云狄与王雨农签订协议的最关键的一项内容。

正当赵云狄按照计划严密推进时，殊不知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正悄无声息地笼罩下来。

这天早晨起床，赵云狄像往常一样，边吃早点边看财经报纸，突然一则新闻调查“罗邦股票调查——”映入眼帘，他惊讶地叫了一声，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看到最后头皮发麻、冷汗直流。

他打电话给林康：“罗邦出事儿了！”



你去看看xx报，有人给我们背后捅刀子！”林康急忙找到新送来的xx报，还未看完，冷汗就下来了。这篇报道写得很详尽，将罗邦公司高管伙同一位姓赵的庄家共同坐庄罗邦股票的事情都详尽地写上去，甚至将xx商行违规贷款两个亿的批件也都印在了报纸上。在罗邦股票如此巨高的股价下，在国内甚至海外都有重要影响的财经报纸上刊出这样一则重磅消息，林康明白，这对罗邦股票意味着——死亡！

在去公司的路上，赵云狄打了十多个电话，下了十多条命令，简单地安排了应急方案。“各种应急方案都安排完了，行不行就看今天开盘了。你现在马上去查王雨农锁仓的那些罗邦股票，看他们是否有异动，马上报我。”

林康急匆匆走后，赵云狄咬了咬牙，又拨通了一个电话，说道：“柴老板，我需要钱。”地下钱庄的柴老板，名叫柴晋升，长得极黑极瘦，所以道上的人都叫他外号“柴火棒”。由于他心狠手辣，胆子又大，很快在京津一带混起了名声，成了地下钱庄的“一哥”。“赵总，您可要想清楚喽，我这些可是高利贷，到时还不上，按道上的规矩可要出人命的。”柴老板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赵云狄怔忡了半晌，黯然道：“我知道，如果还不上，我认了。”“那好吧，用多少？”“一千万。”“好，今天就到账。”

地下钱庄的柴老板与赵云狄通完电话，就给王雨农汇报了：“王总，您真是料事如神，赵云狄果然向我借钱来了。哈哈，这个傻B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王雨农哈哈笑着，说道：“他不向您借，向谁借呢？以前他不是向您借过钱吗？你们熟络。他借了多少？”“嘿，这小子真他妈厉害，张口就借了一千万，一千万哪。如果没有王总您这活儿先搁在这块儿，孙子敢借他！”